



大東世語

五
終

服部文庫
417
2008
5



117
2008
5

大東世語卷之五

簡傲

野相公不羈率直人呼為野狂音篁狂方相近公傲然作詩

云。暗作野人天與性。自古狂官世呼名。

增賀顛狂疾世安和帝嘗詔賀為供奉賀故佯狂垢汗而逃太皇太后敬事延入宮中賀

便復對采女出麤語而罷去其師慈慧受僧正命入謝翼從甚

盛賀來故帶乾魚為劍乘瘦牯牛厠列先驅衆叱

去之賀厲聲曰今日前驅舍我誰歟

永延時省中日給有建白者當束帶見謁者掘川右

府時為郎。乃著鞵一足。直廬前。隔物出一足。示謁者。清議以為動起玩侮。乃寢白事。

叡山寬印。負其俊才。茂視南北學徒。但云天下獨有

主恩。當我顧眄耳。時興福主恩。有義學名。後以麤

語忤朝旨。放在西筑。既而印亦竄東州。印曰恩流

西海。印在東地。我邦宗乘已為凹字。寬印事楞嚴源信學業夙

成。時宋人朱仁聰。來在越敦賀。信與印往見。朱出接之。乃指壁間掛像曰。是婆那婆演底守夜神也。師如此神乎。信乃把筆題華嚴中善財讚。嘆偈於其像上曰。見女清淨身。相好超世間。令印續書。印復題曰。如文殊師利。亦如寶山王。朱嘆曰。大藏者皆二師之腸胃也。大尊敬之。

源俊賢為郎時。值侍中闕。時相問曰。誰堪拜侍中有

忠於公家者。答曰。無過於下官者。乃用為侍中。時藤

齊信謂已必當補。明義門遇俊賢朝回。問云。誰作侍中。俊賢傲然應云。身已拜矣。

公卿多乘檳榔車。王孫英明。親王齊世之子。寬平帝孫。官左中將。未達

時。乘檳榔車。詣法性寺。國忌。時公卿多集。有人云。

門前方見一檳榔。既非公卿乘。殊可怪爾。英明在

座。應云。即身所乘。若非公卿。不許乘檳榔車。見何

令甲哉。

源隆國乘果下馬。詣宇治公徑。到階前下。曰。此是非

馬唯活履爾請免失禮公笑其諧譎而容之

勸學院書生集飲或曰今日之會不問齒序乃以才

高下為席藤隆賴修理大夫基隆之子三河守乃直進居上頭

諸人爭之隆賴曰文選三十卷四聲切韻有暗誦

者邪身座乃應讓耳

源參州賴綱左馬頭賴國之子世既許其長於國風賴綱恒

向俊賴言君欲作佳歌耶唯當具籩簞尸祝於我

而已

秦公景公正子以能競馬被承安帝寵後下毛敦景為

對於場末偶為持帝賞敦景亦令祗候公景謂人

曰如聞敦景與我為持以受恩賞若有勝我者不

知當得幾賞

播府生貞弘善騎馬近鄰有一陰陽家得馬招貞弘

騎試貞弘心怒其無禮聊且從招行騎迴旋一再

徑騎歸家陰陽家怪來乞之貞弘曰我謂汝之素

分無敢招我今試理固亦欲因而遺我爾乃已從

其意而受領焉不反

西行風氣高邁兼善雅詠見重於世高雄文覺初聞

其名甚醜之曰伊已遁世邪唯當靜修佛理何故
 風流自處嘯詠浮遊且走高門乎吾見必當擊碎
 頭腦會高雄修法華會西行來觀道場徘徊花下
 高雄之徒已知其西行慮其師暴猝默護不告既
 而西行通謁曰某今奉觀道場日暝願假一宿徒
 輩不得已通之文覺果戟手待之已入覺熟視少
 時廢然起迎延之相見曰久欽高名不圖辱臨歡
 語移時供具備至到明而別其徒怪問之覺曰爾
 等不曉乎恐伊能打人吾安得打又覺顛狂初坐惡言流竄豆州

將發都廳徒管送者心望有路乃勸諭之曰當共
 遠赴諸如是時必有餞贖况上人名高相識應多
 那不一試步行覺曰既是出家乞食有何親故但
 亦不得已則東山有一舊要曾已相許生死不相
 棄乃當貽書以乞物耳促具紙墨徒輩喜而營求
 覺乃見其紙叱擲之曰爾奴無禮伊人清高今將
 多得物分爾那用如許麤惡徒既怒其奴呼而忍
 且求好紙至覺曰吾不能書須善書人徒復奔走
 請書手至覺曰具飲酒來潤筆書師徒者稍苦其
 煩費不可中止乃典賣所帶供辦既乃書手請其
 辭覺口占曰覺今當遠訣人命朝露固不足惜但
 亦一日之儲不可無爾因請向所寓行糧鷺眼百
 貫粟米百石伏乞見附使者畢問所與姓氏覺曰
 清水寺觀音房足下徒輩營走之餘俄悟其浪譎
 恨怒爭罵不止覺不顧獨且大笑絕倒良久曰請
 更與汝等平且聽吾言夫觀音大悲利生廣大圓
 滿何求不得且汝等貪欲強責空手人吾乃轉乞
 觀音而欲厭汝非吾過也遂送至攝鄉舍待船發

船子來宿廡下。夜更覺寤在戶內。適聞船子相語云。此僧前募緣財物必多。吾輩巧誑。乃可取得耳。語罷而睡。覺伴為不聞。乃及曉。獨在戶內。鳴念珠微聲。私祝曰。頂禮吾山護法天童。弟子向為神護寺造營所募。積已百金。密藏五條天神華標左柱根三尺所。願護晝夜。迄弟子歸上。無有盜失。船子竊聞。待旦與儕輩急赴京。掘五條標柱左下三尺許。不見物。更穿五尺。竟無物。相謂云。眠中髣髴或有失聞。又穿右柱。俄而華標倒矣。驚逃。歸到攝鄉舍。會鄉人亦咎覺顛。方罵船子。乃進自言華標事。怒覺虛誕。覺曰。汝不知乎。此大地之底。稱金輪際。布金滿塞。汝那不穿到其際。且吾所埋。北野天神爾。非五條天神。汝更赴京。求此乃得。因傲笑。送者皆憤。每事使困。既發海上。神驗頗多。於是後皆懼罪。謝。

西大寺靜然上人扶老而朝。白眉折腰。龍鍾甚苦。西

園內府實衡左府公衡之子官內大臣側見乃起敬曰。嗚呼。尊宿

哉。藤資朝從傍謂曰。是徒年老耳。明日使人牽衰

茸一老龙。遺內府曰。是可尊爾。

排調

藤黃門忠輔粟田左大臣在衡之孫治部卿國光之子常仰人目仰黃門

藤大將濟時小一條大臣師尹之子朝遇戲之曰。天今有何

事。黃門曰。見客星犯大將。大將心頗惡之。無幾卒

人。每有問慶保胤僻事。不必考察虛實有無。都云有

有。藤有國故設偽事問之。亦即云有有。遂目有有

生。

藤大將濟時女。選入東宮。三條即位後。或傳便應拜

妃。大將詣丞相。兼家陰察其旨。丞相亦但云。或應爾

耳。大將歡喜。拜謝歸家。營事待之。爾後消息都無

其事。時人目濟時為紅梅大將。蓋云彼家有紅梅

其實空拜也。紅空梅拜方音相近

定通舉童子郎。下議當拜官。不源經信列戲云。宇治

公御車位。曾為土州吏。滿座大笑。事遂罷。

藤信通通季兄弟。東宮大夫公實之子俱為侍中。竝見榮遇。伯

極寢陋。叔極肥大。退朝。二人雙坐。母夫人前。母夫

人熟視曰。不知孰是支離。

康和中。勅建尊勝寺。詔近臣施華幔。源俊賴語人曰。

近方作百詠。構思攪亂。矢口發言。便不自覺。云華

幔華幔。上聞其事。笑除施列。

藤傳公實。閑院大納言實季之子長女為亞相。經實夫人。其次嫁

花園左相。仁有其次即為待賢后。長大漸卑。長夫人

曰。若有一姊在我上。必應配野夫。

僧寬快。壇光院僧供奉蓮華王院道場。日上多闕。主事郎

乃每日簿下注寬快不參正欲使懲懼快看便執筆每注加其下如供米如供米主事竟不得上奏法眼寬快乘輿遠行使二力夫肩之看其不堪道疲曰那不更代力夫曰二人爾誰可代者快曰不然前夫為後後夫為前更互相代乃可

順德太后宮人備後醫師時成女與佛工雲慶女越前每以辨給相調共耻父業越前額面偶生小瘡示備後曰定是疾患非阿姑無應知者備前即看曰正已嵌眉間非我所知

藤亞相資季

中將資家之朝會源參議具氏

中院中將通氏

之子官宰相中將

自誇言曰卿曹所問何事不辨參議曰

未必爾亞相曰卿且試問來參議曰下官年少未習學藝若道不敢問唯淺俗近事一二應相質耳亞相曰益無難座人相勸曰此爭亦是一段佳興願於上前乃不勝者當罰供饌遂從其言既而參議改容發問曰自幼久已有習聞一言未審其義云馬吃糧狐尾凹入九連等云何亞相對窮乃曰是童俗妄言何足深辨參議曰下官已言所疑淺

俗近事爾於是滿坐大咲亞相供饌

僧都盛親見一僧率目為白迂瑠璃或問其何物親曰吾亦不知若有乃當似渠面耳

輕詆

弘仁時科試對策國子助教廣人

廣人博通經史最明左氏兼達諸道

技與判焉高材者以文多累落第時廣人一日眇

高材乃竊詈云眇博士豈得明視我文哉廣人聞便應曰我眇猶不足見卿文况於不眇時哉

釋空海書大内門榜後野道風作語謗之曰美福田

廣朱雀飽米

或稱發昭博學英才善相公每相輕侮便云可謂有才博則吾不知

釋安海精台學每豎義無人能屈之時慧心源信檀

那覺運稱台門兩輪海常曰慧心淺廣揭厲可涉檀那深狹不過踰跨

或人會江時棟初問文字平範國在側曰對二試及第江學士初問文字何乃癡也

平範國武藏守行義之子右衛門佐自甲斐前司補五品郎藤右

府實資小野官右大臣在列非其非次謂坐人曰克甲斐

前司者何人時宇治相公謂實資以大臣在列朝呀朝議遣人勘發

藤隆光中納言為輔之孫右衛門佐宜光之子左京大夫外究儀體內無心

情世目大法會獅子

藤伯州範永尾張守仲清之子平因州棟仲安藝守重義之子源衛

尉賴實美濃守賴國之子源讚州兼長攝津守道成之子藤京兆

經衡中宮大夫公業之子源筑州賴家攝津守賴光之子六人一輩

以善詠歌竝稱於世歷年沒後唯賴家一人尚存

有為仲者自奧貽言賴家其意云諸友多沒所存

唯君與我耳賴家曰當時六子之交未聞有為仲

何輒強託如是不報

滋岳川人作讖曰貞觀後公握衡壬午歲聖人生宇

治公子師實以其年生未弱冠既陞相位人以讖

為驗承保上皇聞之曰讖已有言大水出平地九

丈後都無驗何必盡信

諸才子在播州同詠高砂松樹爭巧苦吟大宮先生

藤義定作出殊佳良暹自負素輕大宮於是乃曰

不圖被牒牛角觸

藤信賴舉兵後除目調選多用私人藤伊通右府俊家之孫

大納言宗通之子官至相國曰陷井亦已多殺人何以不作官

京極藤黃門中納言定家奉勅采選歌集新勅選集時乞入選

者競携其雋而至竝以為極意自擇黃門受而開之都不佳乃擲返曰諸君妙選乃盡於此耶願得其除却塵垢囊而讀之

典藥敦重候上皇御膳乃謂傍人曰今所供羞品若有詔問暗證本艸口對無遺會六條內府有房左中將有

通之子官至內大臣至聞此向敦重曰吾願有問今正索監

字不知在何扁敦重曰在土扁內府曰才限已足他不必問

鎌倉中書王寬元帝子名宗尊中務卿以征夷大將軍出鎮鎌倉府蹴鞠會雨

場未乾俄而佐隱州車載鋸屑進之乃撒場得無

濕妨後或憶陶侃事賞其有幹吉田黃門藤房曰故

事有儲乾沙鋸屑之陋何必嗟賞

假譎

僧寬蓮橘良利為僧更名善碁延喜帝數召對帝手不及二

道賭以金枕既而蓮勝賜其枕出乃復命諸郎追

奪為戲如此數矣。一日蓮復勝抱賜枕走出左右追之如始蓮便取之其懷投宮井去追者還其明令人入井出之則木質金箔耳蓮終得真物寬蓮圍恭
當時第一蓮一日車行過京西街上一丫鬟迎之曰家娘命將公到蓮未知其由率意隨行至一家門內蕭散坐覺清雅簾外設碁局二筒具焉有一婦人隔帳謂蓮曰幼少時親嘗見教聊習此技聞公名手請試為對蓮益怪之乃送納一筒於簾內婦人還之於外曰不須爾請隔帳指示遂以削木二尺許自內指局云煩公置我碁於此對蓮從為下碁子又下已碁子如是間對及局竟蓮碁盡被圍殺蓮乃大疑怪走出而歸後令人物色不知為誰

藤致忠營第欲極泉石之趣未得奇石先出一金買

一石京師稍傳其事業石者爭銜怪石運詣其門覓沽之致忠詒云今無須爾鬻者不能急載還悉置其門去然後彼此擇取莫不如意

社日有村夫吹笙渡者伶工時忠在看棚上聽之察其管中有美材招村夫駐乃詒曰今日盛會惜笙不佳為汝借換我笙汝即認我埃輒來換既乃竊拔取村笙中良管以別管補揷故加裝飾村夫不寤其異欣然換將去後傳其笙為名管

笛人成方有寶笛名犬丸伏見藤將作甚欲之不得

大東世語 卷之五
最後設黠計。佯爲大怒恐嚇之。成方不得已。乃云。願乞須臾。還取笛。許遣成方。乃取笛來立庭。自云。以此買禍。胡復用爲石擊碎粉。將作愕惋。無可奈何。謂所爭已壞。罷遣歸。其實犬丸留藏其家。以他笛佯免。

賀茂祭觀。有擇便立標者。署曰。翁觀地所。不許人侵。皆謂上皇御臨之地。無敢近者。及祭至。有一白頭翁來。傲然占觀。人始怪憎。上皇聞其事。召問之。翁曰。賤隸至微。年已八十。無意更貪觀物。唯臣愛孫不爾。老入千萬人中。恐復藉死耳。

保元上皇於座問事。藤通憲通憲雅稱博洽。時偶窮屈。不得進對。亦不可默退。其僕豎師光在庭上。遙察其艱。近前階下。告主曰。方有內召。既及。三通憲便辭上皇而起。既而問之。師光曰。正見君苦進退。故詐爾。始無其事。通憲笑曰。善。紅山迷塗。牧豎是依。謂汝耶。師光黠而好事。通憲愛之。平治之亂。通憲遭害。師光遁爲僧。更名西光。後寵近。

保元上皇謀滅平氏事覺被殺。

畫師賢慶弟子某亦工畫賢慶沒後與其孀婦有相
訟慮下吏壅塞乃畫孀婦姦淫之狀細極熟穢遺
下吏許令共看玩漸傳上司遂及訟事上司聽斷
訟理得申

足利將軍尊氏在鎌倉新田氏義貞新田太郎朝氏之子元弘中舉義兵攻鎌

倉滅北條氏以功至左中將後為足利氏所滅奉天子命來伐足利軍屢

敗將軍心已圖入寺為僧以解說謝上將軍弟直

義方自戰還聞此事私與上杉重能伊豆守謀偽造

詔書十餘紙取懷視之將軍曰是殺敵人所得意

者義貞曰譖我兄弟於上上且信之乃降此詔耳

將軍開其書有曰足利尊氏直義罪惡既極宜處

族誅雖自縛降若為僧侶有殺無赦將軍乃搏膺

奮踴曰事既到此為僧無益便更擐甲而出於是

軍復大振

黜免

伴善男有罪淵魚名贈相國房前第五子管是善參議清公之子幼舉童子

郎長為文德清和二世侍讀至參議依事鞠問伴爭辯不肯服罪二

人詭言曰汝子已承伏那得獨扞伴懼然撫膺曰

奴已敗事矣乃服。

善男才幹用事而性險刻喜陷人既誣善愷非法之告令明

法博士讚岐永直等斷之永直執法不同善男善男怒於是左大辨正躬左中辨伴世益右中辨藤

豐嗣左少辨藤岳雄與永直等皆坐解官貞觀之初善男與左相源信有隙復誣告信謀反殆將陷

害亡幾以大逆罪父子被戮初善男賤事佐州郡司家夢跨寧京兩大寺立覺語其妻妻戲云吉則

吉矣恐勝磔裂善男詣郡司家主人素解相術見之遽迎饗待甚厚善男怪問之主人曰子有暴貴

相既徵吉夢但亦為占夢者所敗為恨爾後果至費用事而不令終

江公資當遷官小野公實賴曰擁相摸。

江妻名夫為相摸守因為

稱初在宮掖名乙侍從夫妻善和歌思巧歌奚益時務。

永延時江以言當昇進藤丞相道長奏曰以言作詩誅

訕朝廷遂罷時諺云湯氣將上。

以言本姓弓削與湯氣方言相似

其詩內相伊周左遷太宰帥江從在彼內相所命

令作鷹鳩不變三春眼鹿馬應迷二世情盖有所

憤激。帥公與叔父御堂公不協盖斥堂公專權

忿狷。

源賴貞多田滿仲之子賴尤之弟大和守有暴怒之累源道濟曰作

船路君謂常日和氣欣適可愛風波一起暴猝可

畏。

藤黃門隆家中關白道隆之子伊周之弟與兄內府同以罪遷於

外州後赦歸復本宮而時已失意快快御堂公集
飲中酒忽曰無彼黃門座頗乏賞俄遣招之黃門

至衣冠整肅滿坐改容公曰此會何可不復披帶

藤公信恒德公之子齊信之弟左衛門督東宮大夫便就黃門背後將

解衣裳黃門怒曰是何禍也雖亦失塗隆家非當

被卿等侮弄坐客失色佳興將廢公徐笑曰今日

之歡不宜用如許暴謔我且為解之乃自起以手

解脫於是黃門解顏乃舉坐上杯樂飲踰常隆家豪有

氣力都督鎮西時狄人踰海來攻吏民謂帥公長
執紼武事所未該歷而隆家聞寇來急募九國兵

自促令戰眾服其勇幹
盡力禦當寇賊敗走

藤相國伊通少時同班四人師賴長實宗輔師時俱拜黃門而已

獨見遺愠怒即日辭官乃壞檣柳車出之門外焚

之故示自棄褐衣跨馬浪遊妓家

藤相國伊通性頗狷急少時不得志辭官隱居人勸

其出則曰我固無意榮觀但每看今人冠幘尾高

指天便欲著幘項骨一出耳

甲州僧嚴融有學匠稱而甚有忿怒之累弟子事者

日受罵詈殆不堪融聞其妹喪子甚哀怒曰既是

吾妹爾何乃愚暗便適其家且罵且諭曰生者必滅汝何迷謬之甚妹曰非不知此理但復恩愛忽離情不可已乃泣融愈盛怒猛制其情良久妹收淚問人之有忿不足為罪耶融曰嗔於三毒固大罪耳妹曰師通佛理爾乃有怒何耶融不能答益復怒起曰饒汝哀絕好為之乃去

尤悔

內典藥紀國守常陸介真人之子發昭祖父也侍醫內藥正上東宮藥豫

啓曰必至瞑眩而後已東宮服後果大苦悶諸官

疑於危急拘國守於詔獄命抽刃待之若有不諱速斫國守既而東宮病已國守出獄乃慚悔曰以我生命係君上疾無益遂誠子孫永停學醫

醍醐僧正謂源黃門顯基曰相傳琵琶有三曲上玄石上

流泉白子楊真操啄木是為胡渭州三曲一云一流泉啄木楊真操為三曲加上玄石水為五曲一

生未聞老僧齒衰命在旦夕願為我一彈乃將持以之泉路矣黃門謂其人高年亦世所尊乃不得辭以次遍彈僧正倦焉屢欠將終乃曰每聞華園磬僧來稱極樂雨滴聲者甚令人起敬仰之念不

知君秘曲中所未傳邪。黃門悵然悔其苦彈。

藤知房

信濃守賴季之子參河守

作歌。藤伊家

大納言行成之孫皇后宮大夫良經

之子官大長秋賞言。此詠可謂優矣。知房不悅。退言吾若

賦詩固不如許。唯以和歌不愈於彼乎。使彼倨然

作此言。

白河帝有寵童。命樂人時資教童秘曲。時資奏曰如

臣末技。亦以秘為貴。非其家者。他日難保。萬一有

泄為世為道。陵遲非小。固執不奉。詔帝不悅。又令

則季傳青海波。左舞則季盡授其秘。由是陞進。及

童寵衰退。流落伯州。稍漏其秘。帝聞追悔曰。時資

之言果不虛。後八幡禮清亦有寵童。正復忿樂人

助忠不傳秘曲於其童。丙奏帝曰。朕前已失青

海波。此事非朕力所能及。

藤隆信

左兵衛佐定實之子肥後守

藤定長

東宮學士俊定子

始以和歌

相齒。後定長為僧。

更名寂蓮

居閑。寄興雅情。長進隆信

歎曰。古人云。壽多辱。我若早沒。尚應有微名遺世

耳。

糝漏

中書王明兼薨後。天曆帝問其子黃門伊陟曰。王家有

所遺邪。黃門曰。有兔裘。尋當進獻。上仍其語勢。謂

兔皮製裘耳。既而黃門進覽一封卷。即王晚所作

菟裘賦也。中云。君昏臣諛。無所干愬。上披覽。悵然

黃門暗劣。既已不知營老之事。語有諱忌。亦復不

知。王名兼明。延喜帝子。博學多才。賜姓源氏。官左

大臣。及藤兼通執政。陽尊為親王。實奪其權。王

嘗卜隱居於龜山。於是鬱鬱不得志。乃作菟裘賦。

君昏臣諛。其序中語。一云。永延帝時。伊陟上其賦。

帝覽序語不悅。至于賦中云。扶桑豈無影乎。浮雲

掩而乍昏。叢蘭豈不芳乎。秋風吹而先敗。帝乃知

其抑鬱。帝時亦不滿於藤道長專權。遂深感恨。自

書扶桑二句。常藏巾箱。帝崩後。道長入卧内。觀而

忌之。乃

陰裂之。

藤大將濟時好事外飾。有時以此誤失名善琴。有人

請聽者。必為不得已。一再行而止。未嘗彈一曲。家

或有贈貽諸物。陳之庭上。夸示數日。夜納之。晝日

復出設。至於又有贈者。而後止。其妹承天曆寵。居

宣耀殿。所生皇子。長不慧。大將為之飾事。防衛反

多。致敗失。益見非笑。

史大夫朝親。少時作文章。生以其面甚長。人呼長面

進士。後恒會文遊諸公門。亦以奇駭。每被輕侮。一

日借人車載出車小屋低乃且在內陰脫其帽手持行逢丞相出遽下謂恒見識諸公不復避匿乃歛衿將拜而忘其脫帽右手持帽肅然露頂俯伏路側公車前驅無不解頤者

楊梅公源顯雅恒多誤言在人家秋雨忽至以其車在外欲令內之便命從者言車降令雨內有人調笑曰車軸天降可畏耳人有勸喻者云是亦公病耳若禱神佛可除公曰然意欲言造三尺觀音正有鼠過側乃復誤言曰將造三尺鼠奉此祈焉人

皆傳笑

寬治時上聞明宗者勅解由次官工留特召令奏明宗鄙

怯其日在上前畏縮殊甚遂不能吹而止上更密命其所親昵女侍迎私令吹之而上乃匿聽焉音調果妙於是使人傳詔賞曰殊勝所聞明宗便驚上已有聽鄙怯性發忽復撲然墜地世遂目安樂鹽傳以為笑

仁平中八幡行幸左府公先至私拜神訖而降階時

藤範貞式部大輔永貞之子為良官亦先至在側立見公無

執敬之容。公怪使人問識身否。答曰未識。公笑而過于時皆云不識。內覽大臣郎官殊為一奇事。一癡人珍襲朗詠集稱是野道風筆。或問此集四條亞相所選。野公乃為數世先輩得無年時相睽邪。其人曰是乃所以為珍也。

仇隙

平總州兼忠在任其子余五將軍。維茂一云維茂父繁盛自奧來省從兵頗盛。總州屬疾不可風卧。疾之使豎搥腰。遙見其入門指其兵居首者郎字太介示豎曰識渠邪。

曰不知。總州曰是殺女父者。女時幼未知耳。豎泣起。其夜入仇舍殺之。亡余五忿且耻。初不知誰殺。然已疑亡豎。請總州追問。總州曰吾語之其仇爾。定是豎所為。而女乃問之欲殺之邪。設人殺吾於女奈何。復父讐道也。吾死女不必作吾喪者也。怒而起。余五慚懼而謝。

掘川相國

兼通九條公師輔第二子關白大政大臣諡忠義公

病革門有車聲

門者通云公弟大將至。相國平日不協聞之蹶然喜曰嘻吾今臨盡。吾弟尚有懿親之情。疇昔之閱

誠復可忘。顧當相見永訣。且語執政讓代之意耳。
 扶起而遲。俄云車徑過入禁門。相國大忿耻。乃起
 命車馬著朝服而入。時大將以為公已薨。欲速奏
 請代事。既在上前。忽見相國愕避。相國聲色甚惡。
 乃跪奏曰。臣今將終。願一奏除目。即命賴忠代執
 政。奪兼家大將以濟時。充闕行訖。便歸第而薨。初
融帝母后藤氏。九條相國女也。為其兄弟遺書請
 帝曰。執政必用其次。故長兄謙德公伊尹已為相
 薨。其弟忠義公兼通為相。即掘川公也。大將兼
 家第三弟。自謂固值其序。以不協。故事至相忤。
 相公兼家臨終。欲擇諸子表以為代。問藤有國。我子

誰堪其器。答曰。第二公是也。兼道又咨平惟仲。掾史

國平等。咸曰。諸郎君自有序。於是表請長子道隆。
 道隆遂得拜關白。乃云。我自適長。得此不足甚欣。

但亦所幸者。有得報有國耳。無幾有國父子被除
 名。乃知為公所中。有國始事相公兼家。以才幹所
 任遇。除名中廢。後復在御堂時。

與平惟仲共執事。竝見任
 用。官職累進。人以為一雙。

藤隆方左京大夫隆光之子。罵藤實政曰。僥倖多年。成
 得何事。實政為東宮學士。老成見遇。而延久帝在
 東宮久矣。故罵及此。實政密言東宮。即位

後。隆方被
 中失意。

源大將軍猜忌廷尉。遂至不協。乃謂人曰。吾嘗欲試諸弟。堪將者遣西征。豫設湯。匪焦熟。其提臨。盥呼諸弟。注皆駭。其焦羊舍而退。至九郎。手捉熟提。神色不變。徐注至。畢果將有大功。然非久屈吾下者。

大東世語卷之五終

靜齋藏刊

寬延三庚午春二月日

江都

書肆嵩山房

小林新兵衛發行

